

绝唱

□尧哥

我在南方的夜，守着一束形容枯槁的花。两个月前，朋友一身米白色大衣天蓝色带帽毛衣，弯腰侧身，半拱着探入脑袋，白皙透红的脸埋在一丛白色紫色的花束中，挟一股透骨新鲜的西北风入室。

“给！”花束便钻入我怀中。只见她，星眸含笑，贝齿微启。

白色和浅浅的紫色为主调，几枝黄色小花点缀。花束呈清冷疏离雅致之态。

花来得有点突兀，我都没地儿安置。置物架上搁了两天，它终于能栖身在儿子的水杯中。深咖色水杯，白色紫色的花，竟然衍生出了神秘浪漫视觉效果。

自从它来了，我在书桌旁逗留的时间更多了些。花香很淡，凑近闻了才有若即若离的清香，不邀清风，不惹蜂蝶，颇有“亭下幽花空自开”的意境。

换水，喷水，成了每天必修的功课。倒是

在百无聊赖和焦头烂额切换的间隙，找到了缓冲的平台。晨起，红色小洒水壶喷出一条弧形的抛物线，雾状的细珠停在花枝叶上，花枝微微一颤，仿佛一惊，随即欣然，仰着脸儿，抖起精神。我竟然乐在其中了。有事没事时不时地往跟前凑，那些富有内涵的向上的生命力，托举着无常的岁月里所有风霜侵扰的时光。

家里来了两位小客人。小男生搬一把椅子，坐在花的这一边，细数未开的花苞，一朵，两朵，三朵，数乱了，挠挠头，重新数，从根部到枝丫，细细地找，找到一个，眉毛一扬，嘴一咧，身子一挺。接着，一缩，一手拨左边，一手拨右边，身子一挺一缩，一缩一挺，像只弹跳的皮皮虾。我在一旁捂着胸口佯装心疼，他笑得前仰后合。小姑娘一声不响，站在花的那一边，冷不丁地说了一句：“这花被喷了东西。”瞬间六道目光聚焦叶片。果然发现端倪。叶片上还

残留着紫色的凝固物，不仔细看，真发现不了。三颗脑袋凑一起，此物究竟为何物，有益有损？三方各执一词，呈三国鼎立之势。“根长出须了。”小男生说。立刻，聚焦从枝叶转移到根部。真的，水中斜切部分已经长出三公分左右的须了。白色的须长长短短，大须牵小须，主须捎分须，在瓶底蔓延开来。

它是把瓶底当家了。根须蔓延，原是计划往下扎根的，此路不通，继而往左往右拓，与其他根须牵绊纠缠。若在泥里，这花儿大概率是能繁衍生息了。看着水里招摇的根须，越来越长，突然有一种飞蛾扑火的悲壮。当然，也不是所有的根都生了须。有几枝已经霉烂，了无生气。这又是一场优胜劣汰的悲壮诀别。

最先凋零的是小黄花。鲜嫩的黄色褪去光环，余留浅褐色的花柄。白色的小繁星也退场了。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，一小团一小

团缀在细细弱弱的枝上，像满天繁星，故称其为白色小繁星。“小繁星”的表情明显开始呆滞，形还在，精气神已无存。最后是紫色小雏菊，小而向上伸展的叶片次第耷拉，渐渐垂下头颅，像是壁炉前摇椅掉了牙的往事。

“妈，快把它们扔了吧，蚊子都进到我房间里来了。”儿子边说边笔划着蚊子的个头。花与蚊子共存的时候，属于它的时间不多了。

南方的冬夜阴冷，我蜷缩着身子窝在沙发上，守着一束垂垂老矣的花。我在等待，等待它的大限，等待送别的时刻，我们物理离别的钟声。我的手中握着权利，提前结束一捧花生命的权利，但我不敢用，我等它们自然离场谢幕。低垂的头颅，佝偻的枝干，垂暮的模样，仿佛与父母的身影重叠，也与我的未来吻合。

枯槁的落叶空中漫舞何尝不是别样的极致的美？花之凋零也能谱成一曲绝唱吧？

似水流年

八千里路的归途

□木兰花

“你们看，校园里的雪景！”未曾经历过大雪的我们，终于在外甥女的镜头里看到了那铺天盖地的雪，如童话里那般唯美。能在银装素裹的大地上痛痛快快地踏入深雪，作为南方的孩子，该有多羡慕！“只要新疆落下第一场大雪，往后整个冬天都是皑皑的一片了！”言语中，外甥女难掩那分享的喜悦。

十月的舟山，暑气还未退去，新疆已经奇迹般地飘起了新学期的首场大雪。冷冽中的浪漫，是独属于“南方小土豆”的清欢。出发前，虽然做了去新疆的攻略，还是被过山车似的温差给惊到了——还没好好感受秋天的新疆，就得立马裹上羽绒服。然而，室内可穿短袖，这缤纷的飘雪和暖之气的切换，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新疆。

“冻得不行，走路滑滑的，还要集体扫雪呢！”原来浪漫的背后，是我们所意想不到的漫漫寒冬和手握铁锹的勇气。

去年七月，得知外甥女将远赴新疆读大学，那是她向往的诗与远方。填报志愿时的紧张与期待，犹在眼前。在尘埃落定的那一刻，更多的是对她将远赴他乡的惦念。

我指着地图上那个确切的位置，告诉母亲，校区就在这里。母亲戴上老花眼镜，瞅着那不认得的地名，粗糙的手顺着大海的方位向西移动，摩挲着地图上每一个将途经的省市。对她来说，每一座城市都是同样的陌生。最后，她的手指停在了新疆这片广袤的土地上，轻声叹道：“好远，好远。”一瞬间，母亲陷入了沉思中。母亲这趟缓慢的“旅途”，似乎是外婆替孩子完成了一次长长的迁徙。

母亲第一次听说新疆，也是第一次那么认真地“走”向辽远的新疆。她眼中掠过复杂的神情，一种难以言说的沉寂与欣喜交织在

一起。我知道，未来，纵有万般牵肠挂肚，也只能遥遥相望。其实，我何尝不是又喜又忧。看着母亲，之前的话语不知怎的就变了模样：“我们当年哪有机会去遥远的新疆呢？这一代可以借求学机会行走于祖国的万里山河，多好的事呀！”母亲闪着那凝着泪光的眼眸，稍稍宽了心：“是，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。”我知道，没有读过书的母亲，自此便记住了那个远在天边的新疆。

当飞机横跨祖国的东西两端，便连接起两座城市的牵绊。返程的前一晚，当姐姐凝望着教学楼那一扇明亮的窗时，久久不愿离去。我知道，她或许还有好多未曾说出口的话，可是在放手的那一刻，即使有再多的不舍，也只能护送至此。

路途有多远，思念就有多长。军训空隙时，全家视频对望。“嘿嘿，你晒黑了嘛！”简短的一句话，藏着无人知晓的思念和触及不到的温暖。此时，空气安静了下来。我察觉到此刻的气氛，悄声退出了镜头，不敢看外甥女消瘦的脸，也怕听到那句“想家了没”的答案。外甥女依然轻声地聊着，只是悄悄地将镜头转向了军训的主场。可以想见的是，我们所看不见的小丫头，已经默默地学会把孤独和眼泪都深藏了起来。

回头望，在高考前夕曾奋力奔跑的少年，如今身处于祖国的大西北。是的，那个曾攥紧拳头端坐在第一排的小朋友，在不经意之间，已经蜕变成了能勇敢奔赴山海的大学生了。既然选择了远方，就意味着遥远的路上只能她一个人走。当我们还在为她是否能适应新疆的饮食，是否能适应两个小时的时差和不同文化的差异而忧心忡忡的时候，她已经没有了初入新疆时的胆怯与生疏。

我的手机里多了一个城市的天气预报，它就像一个贴心的信使，时时可以知晓乌鲁木齐的温度、雪的厚度，仿佛这么一点点的碎片信息，就可以更为接近外甥女一点。我时常想象着她大学某一天的日常——图书馆的某个角落，她静静地看书到深夜；在实验室里，她与学姐一起核对着那个精准的数据；周末时，她正在给一名高中生辅导课程。当她说出日后想去偏远的地区支教的愿景时，我猜想，外甥女已然从陌生的环境，渐渐学着深情地融入，那些暗暗沉淀的时光，终将凝结成为她笃定前行的力量。

四个多月，一晃而过。

“阿姨，考完试我去买新疆的馕给你们尝尝！”新疆的馕，我还没见过呢。上网一查，那不仅是当地的主食，更被列入了国家级非遗。它的前身，曾经也是一块普通的面团，经打馕师傅的几番揉捏、按压、印花、烘烤，才制作出独具风味的焦香馕饼。就是那个醇香的馕，承载着历史的厚重，在岁月的风尘中依然深耕着新疆关于馕文化的传播。

“好呀，那里的馕肯定不一样！”我仿佛看见夜色中，那小小的身影，拐过熟悉的几条街，从馕饼师傅的手里满心欢喜地接过厚厚的一叠馕，缓缓地踏着积雪，走在回校园的路上。

当她背着沉沉的背包奔赴机场时，却在喧闹中独自静候将延误三个小时的航班。飞机落地时，等待她的是凌晨两点从东海之滨驾车而来的父母，是这寂静的机场里守候多时的温情拥抱。

我想，这八千里路的归途，是她心心念念的归期。也正是这样的归期，意味着再次的启程和重逢。

诗风雅韵

在花鸟岛呼吸

(外二首)

□鲍书帆

他们说，这里是爱情的圣地
于是，你指向浪尖上的鸥鸟
每一次与海面的轻触
都是重复着，我们最甜蜜的誓言

藤壶在船底偷听着我的心跳
眼前这片纯净的蓝，是最无瑕的爱恋
唯有在最温柔的夜晚
才微微泛起荧光，似羞怯的告白

在花鸟岛，相爱必须是轻微的
如苔痕爬上台阶的姿势
在每一次灯塔缓慢旋转的弧光里
我们完成一次次漫长而浪漫的呼吸

粉色的岛屿

一座粉色的岛屿，静静卧在蔚蓝里
像一抹缓缓绽开的绯红
你乘着渡船，穿过风雨而来
美好的爱情，被洗成晶莹的钻石

花鸟岛，在风雨中微微颤动
而我们在此，拾满了人间的浪漫
一朵为爱而打开的花
像从最深的海底，捧出一束黎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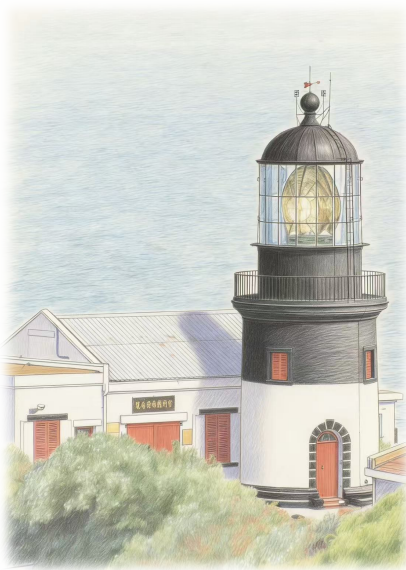
这座粉色的岛屿，注定属于奔赴
属于诗，与远方交织的我们
我胸口那一片汹涌的怦然啊
此刻，蔓延成整座岛屿的玫瑰

百年光语

花鸟灯塔的光
被海浪拆解成深情的对望
每一束，都是寄往远方的信笺
在风与浪的间隙里，微微发烫

当潮声把你的名字刻进礁石
整座岛屿，便松开了锈蚀的锚链
它用一种缓慢的姿势，搬运着光
一寸一寸，轻轻填满你的心脏

仿佛，我们从未说出远方的誓言
可在这岛屿上，每次浪漫的相遇
都是一次漫长的见证——
那为期百年的，静默的誓约



履之留痕

亲吻雪山醉心窝

□曹银员

当延伸的大索道封闭式缆车将我们飞快地送到海拔4506米的玉龙雪山高峰时，映入眼帘的是一种惊人的美。大家再也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，竟醉了似的在雪山上打滚，还情不自禁地捏雪团，嘻笑着相互抛打。

“玉岭奇峰入九天，刀劈峭壁隐飞鸾。”被纳西族人誉为神山的玉龙雪山，位于云南省丽江市的西北部，主峰扇子陡海拔高度为5596米，山头经常云雾缭绕，以其雄伟、丰饶、神奇而著称于世。

七彩之云南，冬日亦温柔。

丽江是通往玉龙雪山的必经之地，相距玉龙雪山约15公里。我们这些游客在丽江市天元酒店休息片刻后，便就近在一家饭店吃中餐。喔哟！这儿的饭是夹生的，实在难吃。店主解释说，因高原缘故，当地水在85℃就沸腾，所以得天天吃夹生饭。不过，半生不熟的菜味道还是挺特别的。

为了赶时间，一放下饭碗，怀着激动心情的我们便迅速乘车直奔玉龙雪山。下午的天气特别好，晴空万里，喷薄欲出的直射阳光无情地赶走了车厢内的一丝寒意。沿途两旁是连成一片的矮小树林，绿的多，但也有黄色的，还有红色的，好像在夹道欢迎我们的斑斓彩旗。离开古城之后，发现汽车一直在往上

爬行，似乎天空离我们越来越远。

“快来看，玉龙雪山！”有人惊喜地叫了起来。恰在此时，牛群挡住了车道，大家举头回望，果真，玉龙雪山的主峰在彩云中大胆地露出了真容，真的好美啊！临近观看，玉龙雪山峰尖陡峭，形态温婉，身上没有一块多余的“赘肉”，犹如一位英俊、健壮、憨厚的美男子，从容地屹立在高原众山之尊。向导风趣地说：“这是玉龙雪山热情迎接远方贵客的特别表现呀！”个把小时后，我们来到了玉龙雪山的底部，这儿海拔约3500米。此时游客不多，我们快速有序地进入了延伸大索道启动点。

随着索道缆车渐渐依山上升，油然有一种飘飘忽忽的感觉，好像在坐直升机。透过缆车门窗，美好的景色一览无余：山间原始森林中的各种树木非常茂密；清澈的雪水沿着溪沟潺潺流下；泉潭中袅袅飘升着弥漫的气雾；悬崖下云集的多姿多彩的花儿显得分外艳丽；对面山峦一棵大树旁边，一只动物虎视眈眈。这上白下绿、巍峨而神秘、美不胜收的玉龙雪山呀，让人欣喜若狂。很快，缆车到达了雪峰。这儿虽说不是世外桃源，但完全是另一个境界。到处是厚厚的常年不化的积雪，四周皆白——单纯的白，纯洁

的白，厚实的白，白得使人无地自容。在碧空、蓝天、彩云的衬托下，雪山反射出一道道闪闪的耀眼光芒，天然组合成一幅五彩缤纷的壮丽画卷。

如果把玉龙雪山当作一个巨人，那么它的头便是白色的积雪，无疑，我们所处的位置就在雪人的鼻子上方凹部。就是这天然形成的雪峰凹部，如今成了四季自然滑雪场。在雪山平坦处，唯独竖立着一块刻有4506米高度的石碑，已成为各地登山游客照相留念的打卡点。来到这里，天近地远，幽静自由，抛开一切，尽情地玩吧！第一次与雪山亲密接触，亲吻纯雪，沁入心间，仿佛有香有甜，具有一种醉人的美！真是不可思议，平日里文质彬彬的美女们此时竟然欣喜若狂地打起了雪仗；小伙子们凭借着满腔热血昂首挺胸，一心想着继续往雪峰高处攀爬；上了岁数的人自由自在地边赏雪边聊天。还有忙着拍照的、滑雪的、堆雪人的、寻觅雪莲的，情景交融，人为地为清冷的雪峰增添了热闹场面。在雪峰上活动了约两个小时，要不是高原反应给身体带来一些不适，身临其境的我们定能饶有兴趣地玩到日落西山，或是云雾遮挡起雪山那美丽的容颜为止。